

三朝要典卷之五

挺擊

二月癸卯給事中毛士龍疏曰自張差之
變作諸臣以攻差者捏爲

東朝之黨夫

東朝而可言黨乎卽黨亦是四皓之擁護甯
爲江充之開釁乎自後乃以不必有之事
巧蔽風癩令批鱗之直竄跡蠻烟語言之

三朝要典卷之五十一
一
微併危虎視至今陸夢龍陸大受何士晉
馬德澧王之案等天下知其功廷臣知其
功卽

皇上亦不深其罪而韓浚等鍛鍊以爲罪或掛
神武之冠或墮九原之淚是功罪之反也
史臣曰四皓之擁護太子漢高帝原
有是心而諸臣爭之不能得也

皇祖冊立

先帝有年

國本已久定矣乃借風癩匹夫爲羽翼功乎

上掩

聖明之美下開嫌隙之端以此程功罪信乎之
案等之罪未易未減也

閏二月甲戌起陞光祿寺寺丞劉光復奏
曰臣里居見科臣郝士膏臺臣張慎言交
章論臣不勝駭異在科臣以不必詫之爲

三朝要典卷之五 二
奇貨居之爲元功責臣出脫逆黨不知當時羣言競進

先帝憂危此二語爲調和

兩宮乎抑爲出脫逆黨乎有識之士自能辨之慎言字字鑿空撰出醉夢所不道臣固非稱功頌德亦何嘗自在爲批鱗逆耳以博名高乎此

聖祖所洞鑒亦滿朝臣工所共知也

東林

史臣曰光復奇貨元功之說詎非一時藥石哉而中之者乃罪以出脫逆黨何也夫意所欲入不難舉莫須有之事橫以加人幾于鍛鍊文致矣抑何以服人之口乎

戊寅御史魏光緒疏曰

先皇帝以

長君當立何嫌何疑而無端燕啄皇孫瓜抱

空蔓姦人構煽每思爲所欲爲海內正人君子一有指斥輒以東林淮上爲穿驅除旣盡釀禍遂烈並封妖書之事恨不從心而張差梃擊之謀作矣幸

九廟有靈旋就撲滅據其招詞恫心駭目此時稍有人心請劔殺賊宜何如激烈乃當事者首捏風癩以爲後來脫卸張本司官承望風指曲意偏護干遮百蓋惟求與風癩

二字相肖王之案據審原招明白入告而諸姦恨不附己置之察典旣又夤緣

中旨削奪之李俸曾奉堂批駁正叅語于其轉官之日聲言處分勒令致仕陸大受張庭上疏告變其後庭憂死而大受以大計調處此之案諸臣所繇得罪羣姦始末也今

聖明在御

恩及林藪而三臣去國孤踪未蒙昭雪此忠臣

義士所以感忿不平也乞

勅所司從公查勘倘之案等果爲法受惡處非
其罪當破格優異立

賜擢用以爲忘身殉國者勸

史臣曰諸臣之倡爲謀逆也政陰覬
今日富貴也何忘身殉國之有光緒
之疏于諸姦之謀得矣獨不思連類
而進

國家之禍可勝言乎

辛巳給事中郝士膏奏曰張差持梃

東朝主使者自龐保劉成馬三道外戚臣鄭
國泰出揭自明亦已情形敗露矣當時王
之案之審語何士晉之彈疏皆鑿鑿可據
光復乃言母詫奇貨母居元功力阻人之
誅賊此果爲調和

兩官哉且光復謂彌隙釋嫌所以善處骨肉

夫引繩批根誅鋤逆黨非彌釋嫌隙之大者乎光復何計不出此也乃曰

聖諭已明白當靜聽此亦劉廷元風癩之說也夫使張差而果風癩何以

聖諭言風癩又言姦徒旣癩矣又何姦乎其說萬萬不通者也

辛卯御史焦源溥疏曰張差一案已故者將被恤錄之

恩削籍者蒙有

召用之

旨若其中有不憂隱禍密定刑書如傅梅等一腔赤膽難以白人尤不可不表而出之者也

壬寅御史魏光緒復疏曰王之案一事關係

國本公論久鬱今若再爲沉匿

先帝在天之靈必有愀然于心者臣冀蚤結此局爲

先帝褒直臣爲

皇上廣孝思爲

朝廷持公道也且

慈甯

召對之時

皇上不嘗侍側耶當時逆天之變業經

聖目豈今日而遂忘

先帝耶

皇上下忘

先帝豈遽忘之宋等耶

史臣曰之宋心事負販所知光緒乃謂事關

國本公論共鬱抑誰欺乎至謂

皇上下忘

先帝併宜不忘之案語更不輪彼真以之案果
有擁護功如丙吉其人耶抑特借以
爲催官地也罔已罔人亦敢于樹異
論而不顧者矣善乎科臣孫國禎之
疏曰之案卑汚末品作令已然無端
借譽于

東朝臺臣董羽宸之疏曰之案嘖嘖垢行有
玷清曹可謂洞其底裏矣

九月己未給事中侯震陽疏曰張差一案
與其風癩母甯不軌綱常所繫掩覆何庸
但當日

宮闈震動

聖意昭明處分自應婉轉亦不再計者也

史臣曰是非之際間不容髮乃云與
其風癩母甯不軌此何事也可遷就
其說乎謬矣

壬戌二月丙戌王之案疏言

先帝之讎未復者三其一爲李可灼悞用藥引
進者誰崔文昇故用藥主使者誰其一爲
張書紳四人深入奴穴致銀三千兩一背
包帶書嫚罵則盧受爲之

鄭貴妃主之方從哲聽之其一爲乙卯之變
當張差執棍闖入時突犯

宮庭禍生莫測乃劉廷元遮蓋姦謀以風癩

具奏矣胡士相等改註口語以賣柴成招
矣五月十三日借名拜禮關王神通請堂
官張問達力疾視事五鼓批行欲決張差
以滅口而不知臣疏在袖卽于是日入告
君父出揭各衙門也後十三司復審張差招同
謀做事裏外有伏兵等語李守才招商量
打夥朝來馬三道招商量同來詳具張差
出首手本并抹殺逆情一十八條內當時

有內應有外援一夫作難

九廟震驚何物兇黠敢於作亂至此緣勳戚鄭國泰私結劉廷元及劉光復姚宗文等金帛珠寶各滿其欲言官塞口莫敢誰何遂無復忌憚而睥睨神器總之用藥卽通夷之術通夷卽挺擊之謀共一線索共一提掇無非深怨積讎於

先帝而荼毒至今未歇長安公論有曰風癩二

字欲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奇貨元助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光復也擊不中而假之夷夷勢緩而促之藥是昇之藥慘於差之挺受之書烈於哲之書也疏未列抹殺逆情一十八款大約皆捏造不根語所稱同惡相濟遺漏口辭者胡士相勞永嘉岳駿聲曾道唯所稱士相呈稿而堅不畫押者陸夢龍所稱直任

改招者則李俸也疏入

上曰奏內事情已經

皇祖處分不必追論時之案新起刑部浙江司
主事也先是之案褫奪在籍爲張愼言毛
士龍方震孺魏光緒徐揚先郝士膏張鵬
雲馬逢臯歐陽調律王允成李希孔朱光
祚楊紹震高攀龍阮大鍼等前後疏薦遂
起原官未幾陞尚寶司少卿逾年陞太僕
少卿尋轉正卿再逾年而刑部侍郎矣識
者醜其負乘爲一時公論之鬱焉

史臣曰挺擊之事之案昧心構釁罪
已昭昭在人耳目矣乃徼倖燃灰復
肆狂吠將進藥通夷捏成一案毋論
投鳩勾通萬無此事且三案風馬牛
不相及也之案乃敢張彌天之網斷
鍊周內欲興一時大獄開後世疑端

幾於抹殺

兩朝慈孝

在天之靈謂何且之案所痛恨者非劉廷元劉光復姚宗文乎臣按是年五月四日宗文已奉

節出都安得罪之若廷元光復目擊風癩情狀安得舍其真情不以入

告至今綱常所以未至墮裂人心所以未至晦昧者猶賴有風癩二字爲此案實錄之案雖爲諸臣謬薦驟列卿貳然亦何顏而立於人世哉

東林

戊子吏部尚書張問達以王之案疏詞及之乃上疏曰刑部主事王之案所陳

先帝之讎未復者三其一段乃逆犯張差等招案所開先後會審與首詞并各條款皆係當時衆官審問情節臣以事體重大先委

三朝要典卷之五 三
四官于獄中共審有口詞且各書官衙畫
押審完然後據其各犯供吐情詞敘招具
題臣與十三司并本科等官所共叅定也
臣猶恐原招碎裂遺落將招案口詞用印
鈐蓋縫間總封貯一箱付山東司收執猶
恐其久而殘毀埋沒仍刊板印刷散之各
司官與各衙門存照卽之案亦自領十冊
帶去爲後之券也自乙卯以至今壬戌八
年矣之案尚以法紀未伸上䟽欲究其事
叅臣具招語轉意圓先允風癩後寬姦宄
臣知罪矣處分在

上公論在廷臣宜席藁以待矣但事關

國憲若不再行法司勘問招之公私何以明
罪之輕重何以定伏望

皇上

勅下刑部將王之案䟽開出首手本并抹殺謀

逆情節一十八條與臣用印原封卷案及
原刊招冊查閱對審嚴究各正其罪則
國法幸甚

上曰此事久經會審明白朕已知之

原任御史劉廷元疏曰方張差闖入

宮禁次日內巡把總趙國忠申文有語言顛
倒似相風狂等語臣立時刑審再三在差
彌見其糊渾微臣愈疑其兇狡且震驚焉

宮寢無問風癩不風癩法所不赦立時具稿
有云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是黠猾
又曰情形叵測不可不詳鞫而重擬一面
控題

神祖一面叅送法司矣夫敘入風魔之申文乃
公移之體而重究張差以姦徒實自臣始
踰日疏未奉

旨臣復以

國事當權所重姦謀須折其萌軫念

大本立賜

神斷以戢兇邪以安

宗社催

請矣巡視循職効忠所得為者止此一隸法司

反覆窮訊擬議成招皆非臣所與也臣以

姦徒

請殛未嘗以風癩從寬卽司寇以姦徒正法亦

未嘗以風癩逸網乃拈出風癩兩字則

神廟

光廟

聖諭固然當時章滿公車每每稱述臣疏何嘗

以二字疑臣之案提牢出疏亦稱臣疏深

憂遠慮為

國家根本計何嘗以二字加臣至臣于勛戚

鄭國泰但有半面便當寸斬臣于承行問

官胡士相勞永嘉等但有攢謀便當顯戮
長安百口安得人人障之耶當日臣疏憤
憤于鼠器路馬蓋爲鄭國泰發也之案疏
中祇歸獄于老公分過于紅封三十六頭
無片語隻字及國泰也則金帛珠寶應飽
誰氏之欲耶總之張差一案議肆赦則爲
亂臣賊子

請誅殛則爲忠臣義士得其情實而上告

天子以討亂賊則爲忠臣義士借其名號而激
變蕭牆以佯富貴則爲亂臣賊子使堂構
晏如而一時無翼戴之名則爲忠臣義士
使

宮府危疑而奕世滋揣摩之竇則爲亂臣賊
子之案以一夫躑躅旣爲護身符又爲推
轂券好官自我爲之于謀不翅遂矣走險
而無變計何爲也之案曰王士昌疏忠而

心佞臣則曰之寀疏佞而心不忠以不可磨滅之

聖諭公然簸弄于舌鋒以不可增損之奏章公

然顛倒于筆端說謊欺

君卽暫追

明法

二祖

列聖冥冥鑒極之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廷元亂賊忠義數語剖析蓋燎如矣夫人處君臣父子之際道貴調和彼無故而發大難乃嘒嘒忠義自負是誠何心哉

己丑王之寀請補給

誥命追言京察疏曰京察屆期劉廷元姚宗文臨行授計死友河南道御史韓浚條陳加款以臣爲托於保傅之謀妄希不世之奇

功也迎合

上意攢造虛單韓浚拾臣吏科給事中徐紹吉拾臣郎中趙士諤復拾臣三人成虎十夫撓椎誣臣多賊欲殺臣也今韓浚士諤被彈鼠竄而紹吉擁旄三晉圖轉司刑猶欲顛翻鐵案抹殺

先帝實錄一大事乎疏入上令補給之

逆案贊導

三月辛丑巡撫山西僉都御史臣紹吉奏曰臣待罪晉撫接邸報見刑部浙江司主事王之宥有疏指臣爲吏科時管理京察曾糾拾之當萬曆四十三年有張差之釁惟時臣官惟時臣册對

晉府比入都見

朝中議論尚持兩端之案亦曾面臣刺刺談

前事不休臣慰止之曰此獄情我不盡知

第觀

聖明獨斷張差伏誅劉成龐保杖斃

宮闈肅穆爲臣子者何用長言乎之案亦解
頤謝教而去次年丁巳京察臣以吏科與
其事發單諮訪見之案事蹟累累贓私狼
藉臣因徃問刑部尚書李銑答云此人極
是貪橫又徃問吏部尚書鄭繼之答云此

人官本不職當處但邇來挾持題目甚大
於此處之適以成之臣亦服其老成不意
臺臣韓浚條陳疏出而之案遂欲具疏叅
浚袖疏草數通以示禮科給事中張孔教
包然罵詈明肆把持一時臺省公論沸騰
人人切齒竟會疏糾拾此當日之案察處
情形也然拾疏中止就訪單僅擬薄處疏
上

皇祖震怒削籍爲民追奪

勅命此中機括豈臣下意想所及乎疏入
上以前事自明不必置辯仍命紹吉安心供職
御史楊新时期上言張差一案聞當日刑部
郎中李俸力贊招案續陞鳳翔知府竟不
敢赴任戶部郎中張庭義激建言旋稱病
引退竟憂鬱以終不能與王之案骯髒在
性逍遙延年也可悲矣今王之案因人昭
雪而復其舊物不平自鳴而晉以京卿李
俸張庭無人齒及亦世界一缺陷矣疏入
上着議李俸卹典

史臣曰爵賞褒卹朝廷之大典李俸
何功而膺此豈以力贊張差招案爲
勞勩耶竊王章以哀死黨正欲借卹
典以固生交耳請之何爲易曰或錫
之鞶帶終朝三褫之是之謂矣

文雖帶致時三謝之景之晴矣
典以國事交耳肅之可為息曰汝
樂博取錄王章以克及黨玉殆
以此而尊也豈以代贊非榮
史且曰魯賞與恤辱致之
大典李對

三朝要典卷之五

三朝要典卷之六

挺擊

四月己卯禮臣孫慎行以紅丸一事罪舊

輔臣方從哲

上下其疏

命諸臣集議時議者多追言挺擊一案如刑部

尚書王紀侍郎楊東明副都御史馮從吾

太常寺卿陳于庭太僕寺卿蕭近高張五

系林

典少卿申用懋於倫李之藻歸子顧劉策
孫居相周起元田生金柯景滿朝薦熊明
遇黃龍光光祿寺少卿高攀龍鄭三俊順
天府府尹沈光祚給事中韓繼思魏大中
陳爾翼郭興治方有度薛文周章允儒張
鵬雲薛大中朱童蒙李遇知賴良佐沈應
時朱大典林宗載魏照乘霍守典周希令
沈惟炳御史劉芳劉徽李玄吳其貴周宗
文馬逢臯馬鳴世吳牲喻思恂樊尚燦陸
獻明鄒復宣李日宣吳之仁沈猶龍錢士
貴其立論有重輕大概則皆以風癩爲非
是紀東明議曰大學一開張精神散步悲美

神宗雖無光武立貴之心

鄭貴妃却有驪姬蝎譖之意忠臣義士相繼
慷慨伏蒲而鼎軸邪人繳還

冊立

三王並封借

國本攸關以興大獄皆媚

貴妃以固寵揣摩於集枯集菀之間而絕無

翼戴

國本之片念者也大釁一開邪謀繼起張差

闖

宮白虹貫日危乎危乎五步之內荆聶睥睨

而

東朝幾於喋血矣從吾議曰張差一事當日

官司寇執法甚堅

皇祖處分甚當無容再議第王之案發張差之

姦有功

國本不小而徐紹吉韓浚竟以拾遺處之此

其心何心乎說者謂拾遺之案之人卽附

和張差之人雖不敢信但二人不幸有其

迹矣有其迹而曰無其心其孰諒之況陸

大受馬德澧李倅傅梅等又相繼處之乎
長君逢君又其後者耳不處二臣不足以
結張差之局也善哉左都御史鄒元標之
言曰誰秉
國成而使

先帝震驚張差闖

宮豺狼當路嗚呼從哲又何說之辭哉于廷

東議曰昔也風癩二字脫張差以庇其主使

皇師今豈宜以誤之一字脫可灼以庇其引進

近高等議曰張差橫挺入

宮誠古今莫大之變賴

天地

宗祊之靈

元良無警賴

皇祖風霆之斷立梟兇惡

宮闈之和氣如初眾口之沸騰頓息偉哉

聖謨迥隻千古第風癩二字終非信獄輔臣秉
皇國之成何不存一段公案俾後之考信者得
示誅姦雄於旣往也攀龍議曰張差之梃美
姝之獻大黃之藥相逼而來同一線索乃
從哲處之恬然且力爲調護力爲隱諱力
爲考察討賊之人惟知爲賊而已甯知有
君父乎三俊議曰張差肆逆卽如
皇祖處分未爲不善而王之案議論自正何爲

假

中旨處之至於削奪從哲不可諉爲不知也光

祚議曰

青宮之梃張差以風癩庇罪紅丸之藥李可
灼以賚予酬功舊輔卽百喙何以自解也
繼思等議曰粵自龍焚煽處思以其屬毛
離裏之親閭奸

大統肺腑綸扉辛亥其著者也賴

神祖剛明老成定策其善皆也
福藩之國
大本爰定而陰凝冰堅謀乃益棘
慈慶之梃幾危五步之內反中發姦者以考
功之法當其時豺狼露齧道路以目雖其
間相劓相刃厥變千端而風癩張差如出
一口亂臣賊子接踵矣文周議曰
皇祖未嘗不念

先帝乃逢迎者或密揭繳還

冊立之紹或進

三王並封之議或捏造妖書謀危

國本嗣是而謀之者愈毒嘗之者愈巧或以
梃攻或以色攻或以泄藥紅丸攻而三十
年多危多懼之

青宮三十日同符堯舜之

聖主遂溘然

上賓也問數年間誰秉

國成則輔臣方從哲也誰司巡視則臺臣劉
廷元也問何以處分則張差庇以風癩二
字而崔文昇安然無恙李可灼回籍調理
也允儒議曰

青宮之梃

宸極之藥何湊合也發姦者考察進藥者賜歸
何逆施也舊輔不知之乎無以自解也其
知之乎所不忍言也鵬雲議曰張差之兇
逆顯著而僅票法司提問則庇姦之罪當
與劉廷元等同科也大中等議曰

青宮起博浪之椎聞者寒心乃槩置不問此
事傳之

國史謂從哲何如人乎童蒙等議曰梃而走
險五步之內幾不可測乃巧作風癩且考
察發姦之臣也守典議曰張差之姦方發

而發姦者旋加以褫斥之罪遼陽之地屢
失而失地者不擬一逮繫之

旨雖曰別有姦惡把持權璫與援而從哲柰何
及此希令議曰張差一事何嘗窮究到底
然惟張差一決則羣疑自息萬世自明省
大獄定人心此

皇祖權變之妙也惟炳議曰梃擊不遂再變而
有崔文昇之藥李可灼之丸卽云無弊亦

多可疑芳議曰張差操梃

禁門幾釀不測及提牢發姦爲人臣子宜何

如感憤倘此時直窮到底庶幾懲前毖後
孰是倡爲風癩之說以左袒逆謀者非劉

廷元姚宗文乎孰是目爲奇貨元功中以
考功之法以抹殺忠義者非劉光復韓浚
徐紹吉等乎羣謀密布天日幾晦矣徽立
議曰張差持梃入

宮五步之內幾以頸血濺

先帝此乾坤何等時也從哲不能沐浴請討乃從一二姦臣竟以風癩抹殺萬世而下苟有知者無不齒碎故不根究張差之主使是庇姦也其貴議曰張差持梃闖宮當日繫差於獄論死龐保劉成亦在內重處獨未根究主使之入

皇考在天之靈豈能忘情於鄭戚得無厚尤當日在事諸臣乎宗文議曰

先帝不中於闌入之梃而中於療疾之藥其過接也微而照應也確矣逢臯等議曰三番行逆之姦黨敢於濟惡皆屬可誅可滅而必不可處以偏輕者牲等議曰旣不能預消闖

宮之危梃又不能慎用

彌留之狂藥從哲清夜捫心亦當愧死獻明議

曰

先帝龍潛驀有張差之駭從哲曾無一言侃侃
以寢僥倖之圖此而可模稜孰非可模稜
者復宣等議曰

青宮之危挺伏

列祖神靈

皇祖睿聖陰隲保全其間而不至乎敗露固

宗社之福也今第可付之不言無須辯白到底

恐曉曉不已將防川而益潰矣猶龍士貴

議曰張差一案論正法只宜執奏不阿直

窮到底論

國體亦宜諫官封駁政府調停然使當時人

盡封駁人盡執奏執將一發莫收

皇祖仁明妙用反爲旁詞暗傷威且不測雷霆

一震卽他日鐵口剛腸先成齏粉而於

皇考家事竟何纖毫裨耶迄今安常履順無復

三朝要典卷之六 十一
拘忌而一綫清議猶能追惜執法諸臣孤
行其是者未必非調停之力也

史臣曰慎行紅丸之疏直加人以弒
逆之罪識者已罪其傾險矣而一時
會議諸臣一倡衆和復牽連梃擊湊
成此案間有因邪說流傳惑於風聞
之久者有原無的見難爲違衆之論
者亦有游移兩端而滋不了之疑者

雖意有不同總之因紅丸而追言梃
擊其支蔓異說一也乃從吾則又論
梃爭而深究管察諸臣專爲之案地
其長君逢君尤臣子所不敢道悖謬
甚矣至若魏大中等倒身姦黨借此
爲陷人之穿進用之媒而於

君父大論弁髦不顧天理人心不幾漸滅盡哉

五月壬子御史馬逢臯疏曰

三朝要典卷之六十一
拘忌而一綫清議猶能追惜執法諸臣孤
行其是者未必非調停之力也

史臣曰慎行紅丸之疏直加人以弒
逆之罪識者已罪其傾險矣而一時
會議諸臣一倡衆和復牽連梃擊湊

成此案間有因邪說流傳惑於風聞
之久者有原無的見難爲違衆之論
者亦有游移兩端而滋不了之疑者

雖意有不同總之因紅丸而追言梃
擊其支蔓異說一也乃從吾則又論
梃擊而深究管察諸臣專爲之案地
其長君逢君尤臣子所不敢道悖謬
甚矣至若魏大中等倒身姦黨借此
爲陷人之筭進用之媒而於

君父大論弁髦不顧天理人心不幾漸滅盡哉

五月壬子御史馬逢臯疏曰

三朝要典卷之六十一
先帝在青宮時瀕于危殆賴

神祖主持可幸無事無何而張差持梃入矣六尺之孤五步之內真荆聶得志之時廷元

巡視

皇城既不慎恣于初又不窮治于後明明主使有人而若不聞也次日始得把總一申文又次日始向公署一審此何等時何等事而延緩若是廷元審語曰話不情實詞

無倫次按其迹若涉風癩稽其貌的是黠猾此何等時何等事而閹汶若是臣有以窺其微矣嘗見舞文吏巧脫大獄只在一字則殺人者終無死法廷元貌之一字將無同耶以貌取人猶爲失之以貌殺人法甯有此其言貌是黠猾明明開一生路爲首者將及于寬政爲從者誰中以深文此事遂成不結之局幸王之案冒死陳言明

其不癩不風有心有膽一言感悟而萬世

宗社生靈長久之計定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諸臣之罪廷元也以風癩二字而逢臯則又拈出貌字加廷元以巧脫之罪夫言貌的是黠猾正謂當詳鞫而重擬耳有心出脫者固如是乎持論若此不惟深文其謬鑿已甚矣

東林

壬戌給事中張鵬雲疏曰張差持梃闖

宮正

東朝危急

聖祖震動之時舉朝皆有

宗社之憂卽鄭國泰亦有家門之慮此何時何

事廷元職司巡視親鞫其事以臣子而首

定亂賊之獄當何如忠憤激發乃平平點

綴插入風癩輕輕轉語贅以黠猾眼目顯

然伏案頗巧然則廷元爲鄭國泰護法爲
龐保劉成卸身也其設心良苦而其造謀
殆不可掩矣及提牢詰究而風癩之計破
文華鞠問而欽犯之案結廷元網羅密布牙
瓜滋張凡爲
國本倡正論者或斥或徙或察或調以爲張
差報讎以爲風癩結局不惟一時之人才
消磨殆盡而數載之公論顛倒無餘總皆

廷元之爲也聞當日

慈甯宮

召對之時

皇祖面諭羣臣御史劉廷元奏原是風癩外邊
如何有許多說話卽此觀之風癩二字喫
緊乎不喫緊乎廷元之入風癩二字爲保
姦乎抑爲發姦乎若非

九廟有靈

皇祖獨斷風癩二字到底糊塗持挺姦謀一筆
抹盡卽

先帝一月之太平天子事尚有不可保者不知
廷元此時將與胡士相等同功乎抑將與
王之案等同罪乎章下所司豈風鐵心豈
史臣曰鵬雲之疏力攻廷元蓋亦爲
之案地也之案駟儉無賴其熱中富
貴變亂是非原無足怪鵬雲乃從而
黨比之何歟以數年來久結之局而
復開無端之疑借影附聲當亦無以
自解也

癸亥御史江日彩疏曰張差肆不軌之謀
逞闖

宮之一擊罪誠逆天當時處法只合如此何
者

先帝固無恙尙可以保全骨肉委曲也若必直

窮到底則必族外戚去愛妃危親藩此等
光景能得之

神祖否

神祖不傷心否

先帝能安否從古有可明行之法有必不可明
行之法直以待之史冊者此類是也然處
法雖只合如此若無何士晉陸大受等直
攻譎秘危言正論侃侃不諱何以折姦逆

之萌而寒賊臣之膽故以風癩處者所以
大皇帝全家庭骨肉之恩而定中外一時之危有
何士晉陸大受等諸臣偉議所以折姦謀
於旣露而維萬古綱常之大有此處法不
可無此議論有此議論無妨有此處法兩
存之乃全偏執之亦非也

史臣曰據疏言張差當時處法止合
如此自是正論至謂何士晉陸大受

等能危言討賊維萬古之綱常何其
自相戾也夫綱常莫大於

父子

君臣士晉大受以傾險小人上誣
聖德下傷善類必若其說將使
皇祖不得成其為慈

先帝不得成其為孝秉正諸臣不得成其為忠
斯其為綱常之蠹賊不少矣既不訟

言誅之復兩存其說抑獨何歟

劉廷元揭曰張差一事使其為風癩而謀
未遂也則田叔之燒獄詞未聞以為罪使
其是風癩而煽之禍也則江充之治巫蠱
未聞以為功人臣謀國之忠不忠政辨于
此職以一觸

宮禁便關

國本叅送之後不敢以越俎卸擔不敢以忌

器縮手至再至三必殛姦徒而後已翼戴之名翼戴之實都不着想止知飭

國法以安

國本耳與王之案起念異而立論同頃之案昧心改口而馬逢臯張鵬雲相繼叟叟且惴惴翻案是恐矣翻案一說僉壬禍天下國家之狂藥也卽密藏于心猶犯不忠之戒可明日張膽以溷瀆

君父哉當年

皇祖御

慈甯宮諭羣臣曰

東宮極孝我愛惜他從六尺孤養至今成丈夫矣時

光宗諭羣臣曰我父子何等親愛外庭有許多議論爾輩爲無君之臣令我爲不孝之子深爲可恨今蒙臣洎諸臣所稔聞何嘗有片語

隻字及職夫職庇姦而

先帝竟不覺也于天聰天明何如職庇姦而

神宗姑容之也于保護

東宮何如爲此言者果忠于

二帝乎不忠于

二帝乎初四薄暮有闖

宮事初五辰接內巡報揭已而研審午而

草疏申而叩

閹是爲延緩否呂刑云簡孚有衆惟貌有稽

貌亦聽獄所不廢也况疏云的是黠猾是

爲開生路否老公姓氏可詰大宅住址可

尋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是爲鄭國泰護

法龐保劉成卸身否疏上而

旨未下懇請

皇祖立彰神斷以折姦謀是先爲逢否罪無過

于大辟請重究姦徒請

天誅立殛詞嚴義正有死法無展竇也是謂輕
輕轉語故為縱否要之之案此舉托名則
是覈實猶非馬張二疏以護局面則是以
課忠義則非也

吏部尚書張問達等覆言御史劉廷元當
先帝青宮危疑豈不孰聞之突有張差持梃闖

入

宮門此何等大變廷元職司巡視宜何如憤

激迺徐徐云迹若風魔貌的黠猾以

君父驚天之戚而斷以不關休戚之詞幸仗

皇祖神明立斬以結此案設真信為風魔俾元

兇漏網不知廷元今日何辭以謝天下乎

提牢主事王之案明其不癩不風有心有

膽此語可以動

皇祖之慈念可以堅

先帝之孝思可以遏

宮禁之邪萌可以明臣子之忠愛功在

國本義在人心廷元不聞一語以贊其長反若挾私以持其短曉曉于忠義亂賊之混將指衛

前星者爲亂賊乎阿

後宮者爲忠義乎抗正直者爲亂賊乎工邪媚者爲忠義乎臺臣馬逢臯科臣張鵬雲含憤不平連章瀆奏皆爲

宗社靈長慮至深遠矣疏入乃降廷元三級調外

史臣曰張差之事追論紛紛者猶曰惑於衆喙耳當時主是獄者誰乎則問達也使之案果是廷元果非則當成招回奏時何不力排風癩之說上告

皇祖以討亂賊迨至今日乃慮元兇之漏網也

今爲當則昔爲縱誰實司之味心改口眞有不可解者矣

通系劉廷元與張問達書曰張差一案時執事

以少司寇縮篆奉采果呈致元果非明當

旨承

諭者執事也再三庭鞫者執事也首敘不肖巡城疏語于招中者執事也至今日而王主政昧心改口海內方謂昔之司寇卽今之

太宰見之確而持之定何庸置喙乃覆疏語語非當日眞景字字非執事本心不肖安得無說而處于此以小疏請詳鞫重擬請殛兇邪以折姦謀而猶曰不關休戚也必借

朝廷骨肉巧營富貴乃關心與以小疏之老公姓氏可問大宅住址可尋鼠器路馬終有待而發而猶曰不窮主使也必妄攀納賄

三朝要典卷之六 三
橫就已私乃爲直窮與以卽日到卽日審
卽日奏而猶曰徐徐也必先捏情形豫設
羅網隨便傳會乃爲不後時與且王主政
原疏固在也稱小疏深憂遠慮爲

國家根本計未嘗異同也而云禍胎其謂之
何

召諭錄固在也似此風癩之人乃欲離我父子
聖諭薄海所聞而云俾元兇漏網其謂之何尤
可駭者

兩朝慈孝千古爲憲誠如覆疏是優容一姦邪
之巡視也慈已盡失孝且未光于予事

君之大義何居司寇紀法之宗誠如覆疏是隱
忍一如心之御史今始伏其辜也今旣爲
當昔自爲縱于持平之職掌何居呵呵使

當日

福藩未之國鄭氏猶竊柄則阿

後宮者是誰衛

前星者是誰苟患失之安所不至有識者已
窺其隱矣且

慈孝相傳未聞喋血奇禍

神聖遞承非比鼎革大變執塗之人誰不昭昭

緣何裝出幾許風波弄盡許戈矛令

主德國體至今日大傷也

三朝要典卷之六

三朝要典卷之七

挺擊

六月己丑給事中魏大中上言

先帝之棄羣臣在庚申九月之朔日而率士驚

心已在乙卯五月之四日自茲日之挺不

中而圖所以中

先帝者百端其迹甚著何以迄今未奏也張差

崔文昇諸人所謂

先帝之賊也張差所繇誰不知爲鄭國泰者究
主使者法之正兼調停者事之宜舊輔方
從哲身爲執政如在事外聽

先帝之自危自疑聽

神祖之自調自護聽亂賊之跋扈公行而羣小
承風道路以目王之案何士晉陸大受李
倖諸臣禡之外調之困頓之而死之溥天
之下必不容有一人焉稍開亂賊之口春

秋之法誅意謂惡莫慘于意也是故李可
灼之藥不合之崔文昇不備崔文昇之逆
不遡之張差不明鄭國泰鄭養性方從哲
之罪不叅之三案不定不悉置諸人以應
受之法

先帝之冤不伸冤一日而未伸計

皇考之靈必有含憤抱痛而未安者此亦關
皇上孝治

三朝要典卷之七
二
親不可忘罪不可赦當今濟濟在廷苟非亂賊
之黨誰不願得罪人以復

先帝之讎者諸人之罪自有等差法嚴造意國
泰爲尤崔文昇之情罪宜不下于張差而
李可灼次之如是而

朝廷所以處從哲與從哲所以自處者可以權
衡其間矣章下所司

史臣曰大中此疏何牽合甚也持挺
進藥了不相涉乃羅織國泰等之罪
而揚詡之案等之功無非煽邪說爲
援引邪黨計耳至云

先帝之冤含憤抱痛使

聖明蒙不韙之名噫亦忍矣哉

庚寅給事中薛文周奏曰張差闖

宮謀危

先帝臺臣劉廷元以風癩二字圓轉其語欲脫

張差於死此

先帝之罪人也前任科臣徐紹吉不恨其以風癩枉法者而恨其以非風癩執法者噫人臣若此

天地

祖宗不殛之乎

史臣曰疏謂風癩二字欲脫張差於死然當日未嘗謂風癩不當鞫問也

且文周所稱執法者非王之案乎不知法者輔倫而立藉口發姦而敢于悖倫于執法何居之案貪穢著聲卽非張差一獄已難逃于察典乃以處之爲不當何也迄今公論大明諸姦被罪豈非

天地

祖宗陰譴之歟

八月乙亥尚寶司少卿王之寀復奏曰張差闖

宮之變自古未有臣初述劉廷元元詩教牟志夔三疏意廷元亦臣子自宜深憂遠慮爲

國家根本計孰虞其言是其人非以憂危之詞蓋其謀危之姦據廷元參張差疏按其迹若涉風魔稽其貌的似黠猾明知非風魔而曰迹涉明知爲黠猾而曰貌似招情含糊豈成斷案又云風癲兩字

神廟

光廟

聖諭固然五月二十六日內閣接出

聖諭既有主使之人卽着三法司會同擬罪具奏是主使之人

皇祖所不宥也不知其爲國秦也二十八日刑

部接出

聖諭龐保劉成俱係主使之人是主使者

皇祖所欲諱也始知其爲國泰也六月初三日

內閣接出傳示三法司

聖諭朕因姦徒張差闖入

青宮震驚

皇太子削去風癩二字此

皇祖日月之明痛快人心誰不欽奉夫

皇祖明知其姦徒而廷元堅持風癩蠱惑人心

意欲何爲蓋廷元與承行郎中胡士相爲

兒女親家與引領內官龐保劉成爲軟盟

兄弟交通內外造此姦謀謀之累年發之

一旦據張差招龐公在劉公宅內商量說

打殺了我們救得你又云我們有力量回

得話自風癩話回巡視力量眞足以翻天

覆地而各衙門半爲神姦所惑矣科臣惠

世揚叅廷元疏養人所不敢養之亂容人所不敢容之姦夫廷元以風癩二字欲抹殺亂臣賊子迨光復以奇貨元功四字欲抹殺忠臣義士此長安之公論非一人之私言也疏入

上曰劉廷元已經處分其餘事情前有旨不必追論何得又來陳奏

史臣曰之案之嗶嗶不休也非辯風癩也亦非攻廷元也其意謂不極排風癩之說則無以詡其駁風癩之奇功不橫加廷元以同謀之姦則無以徼發姦之厚賞之案之心路人知之矣伏讀

明旨謂已經處分不必再陳亦足以破其肺腸乃猶肆口無忌何其敢於狂背無禮哉

十一月辛亥御史蔣允儀疏曰丁巳察典
秉成者鄭繼之李鋹也科道考功則韓浚
徐紹吉趙士諤也當時計典之察處台省
之例轉大僚之糾拾喜怒橫行黑白倒置
而凡催請之國抗論代藩保護

先帝有功

國本者靡不痛加摧折必欲敗其名錮其身
盡其倫類而後快今諸臣已漸次登庸而
拾遺削奪之部臣已

特許給還

誥命今日之昭雪如此則知昔日之罪案皆以
羅織而成又何待臣辭之畢哉疏入奉
旨蔣允儀率意條陳泛漫牽扯不諳事體姑從
輕罰俸半年

十二月丙寅御史劉芳因山西巡撫徐紹
吉有揭語詆馮從吾及張問達乃上言曰

三朝要典卷之七
八
國家大典不過六年內察丁巳之察荼毒善
類一網無遺道路以目徐紹吉者丁巳管
察之吏坦也儻有良心亦當愧死嘵嘵出
揭此何爲者紹吉固云丁巳察典非爲張
差一事而設獨不曰之案之察乃爲張差
一事而察耶如果以官評處之案而不以
張差之故則提牢發姦亦見居官恪職何
以當計前而奇貨元功互相唱和斥之錮
之不遺餘力耶線索通於邃密削奪出於
中旨通國有口鬼神難欺紹吉何瞞昧若此章
下所司

史臣曰之案生平人所共如其被察
彈文原以貪縱至削奪則出

皇祖之意與槌擊奚涉且

皇祖雖在靜攝而威福一出

神機誰得干之爲是言者舛矣

癸亥正月庚申御史陳必謙奏曰鄭養性父子之所以叢疑積恨于天下爲

先帝

聖母與通奴結妖三案而已養性嘒嘒不服謂先帝

聖母升遐之故養性不與聞乎從古大逆之罪戮及妻孥養性誰人之子而尚懵懵耶

先帝三十年憂愁困鬱之

青宮何負于鄭氏而必欲除之即使此事見之

皇祖生前料必不忍以親子之愛付逆賊之手律之大義終難保全而況

皇上身爲

先帝之子者哉不特此也昔年養性父子倚恃宮掖憑藉寵靈慶賞刑威俱出于手一時如劉廷元等奔走如鶩號召黨類朋比如山

惟戴

福藩者名之曰正人羽翼

先帝者斥之爲邪黨迄今兇謀大露而臣下香火情深身家計重臣見

皇上之孤立于上誰肯出死力爲公家申討賊之義者

皇上宜自爲

宗廟

社稷計剪除逆賊以告于

先帝之靈可也

史臣曰必謙欲歸罪鄭養性父子遂假

先帝

聖母爲名其言閃爍而無指實何其敢于厚誣也至謂一時諸臣俱推戴

福藩夫

震器久歸桐圭已剪諸臣卽欲推戴何爲乎

適見其言之謬戾矣

二月癸酉給事中王志道疏言當萬曆中
年

冊立遲遲因而起母愛子抱之疑者人情也

冊立矣分封矣之國矣曉然更無可疑者又人
情也張差事起非常因而猜所自起者人
情也及

慈甯

召對

睿旨親宣天下復曉然無疑又人情也一堂之
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從來離間之端難
言之情一時盡釋至于今乃有謂明知張
差之事而曲法者臣之所大痛也然則張
差之事可勿窮究乎臣按萬曆初年有王
大臣之事與此相類當時有借以傾舊相

三朝要典卷之七 五
高拱者以江陵相之剛毅文深竟不至旁
及全

國體也若漢高栢人之事比此爲真矣漢亦
竟赦張敖明其無他也臣謂就封之後

神祖之心既可白于萬世

宮藩之心亦可白于

神祖明其無他以全

國體亦猶漢高意也然則王之案等可勿錄

乎曰何可勿錄也

宗社雖已安誰謂言安之者非至計姦宄雖已

銷誰謂言銷之者非讜論當時臺臣韓浚

等不知

國體私意決事今日之處亦臣所同快者也

國家何惜京卿一席地不急以相酬致令旁

爲扼腕者議及

君父哉

史臣曰疏言

召對之後天下曉然無疑誠爲確論可以折向
來借題生釁者之心矣乃欲錄之案
之功何也

三月乙卯御史霍鏐奏曰我

皇祖

皇考父子骨肉之際處變而不失其常仁至義
盡超出千古天下後世方奉揚

懿美不暇有何可諱而必使

兩朝實錄強爲亂賊遷就大失其真也如謂

冊立分封之後遂可無疑則張差之事宜不見
于

儲位已定之日

召對宣諭之後遂可無疑則崔文昇等之事宜
不見于

大寶旣登之時乃不幸而實有此事也卽善爲

諱者必不能謂制梃原未入于

青宮泄補之藥原未繼女謁而亟進

御也中外自有耳目臣民自有心知事苟皆真
久而益著豈在疑似之際懸虛而斷乎章
下所司

史臣曰臣觀

兩朝事迹原無可疑何必強造疑端夫無疑而
造疑其原皆起於貪功者倡立邪說
而天下士大夫耳目皆爲其所煽動
至於以莫須有之事開釁

宮闈大非臣子所敢出也

七月癸巳御史李玄上言人知劉廷元之
庇護風癩而不知因巡視

皇城力主風癩之說差往山西潛住城外四
月事完而後去者姚宗文也今王之案張
庭等爲

國發姦業蒙擢贈則宗文廷元等當與姦並處以謝忠冤者也章下所司

甲午御史李希孔上言張差闖

宮之事黨之者猶謂無罪且輕其事而引王大臣貫高事爲辭此其說不可解也王大
臣徒手驀至

乾清宮門馮保怨舊輔高拱置刃其袖而挾使供之然而非實事也張差之梃誰授之而誰使之乎貫高等身無完膚而詞不及張敖故漢高得釋敖不問此何與張差之事造謀主使口招歷歷者比乎昔寬處之以惜體以全倫今直筆之以存實以戒後自兩不相妨而柰之何欲諱之有人心者如此乎

史臣曰王大臣之事誠虛張差之事亦未嘗實也貫高詞不及張敖差初

審之詞亦未嘗他有所及也設使高
亦如差之癩而又有如之案者牢籠
而教導之未必不及敖也事原非真
何所可諱而又何必諱也

壬寅給事中曾汝召奏言張差一案幾于
以風癩一說易發姦之疏事關

國本談何容易彼其持棍而來不向他宮之
門獨入

東宮殿下意可知也風癩者固如是乎幸

皇祖赫然震怒立斃二闈以全

宮闈之體御

慈甯宮

召見百官御史劉光復之厲聲震聳潛奪姦謀
蓋亦有足多者故究張差之役畢竟發姦
爲是風癩爲非此可以垂之信史者也

十二月丁酉御史魏光緒上言張差一案

三朝要典卷之七
七
當時釁起

宮掖御史劉廷元一則曰風癩再則曰黠猾
若惟恐不能爲出脫地者說者謂萬金之
賄賂是有其數紅廟之瓜分是有其地干
戶陳紀中書吳中彥之過付是有其人以
君父之危難爲若輩博利之地若廷元者所謂
元惡大憝窮兇至逆所當亟加赤族之誅
以洩神人之憤者也員外勞永嘉郎中胡
士相岳駿聲曾道唯唐嗣美劉繼禮等朋
謀脫卸或改抹招詞或抵漏情節司寇之
堂公然爲錢虜之地

禁掖之內幾乎成蹠血剗刃之場卽與劉廷
元同正典刑亦不爲過乃至今未見處分
之彈文何也倘

皇上不忌

先帝乞將姦黨劉廷元等立刻削職仍

勅法司從重處分庶槩擊之局結而
先帝在天之靈其慰乎

上曰奏內事情

皇考實錄開載甚明劉廷元等已經處分不必
追論瀆奏

史臣曰受賊脫獄此市井無賴假此
以污巖人而顛倒是非耳無論諸臣
必不出此卽國泰甯敢輕出此以自
開釁哉且八萬金之多卽暮夜亦有
耳目紅廟豈人跡不到之所耶此說
原創自之案光緒復衍之其誣已甚
乃欲加人赤族之誅何但莫須有殺
人已也

甲子正月戊寅給事中解學龍疏請修史

有曰

國本一案有奉不次擢用之

明旨者尚爾躑躅瘴鄉持梃一節有計安

社稷之大功者猶且徘徊卿寺此皆近事之最著者已在若明若晦之間若不及時修舉未有不湮滅而無考者也

史臣曰學龍疏語蓋爲何士晉王之案發也是時士晉已撫西粵之案已晉問卿處非其據公論方爲不平學龍猶以爲未足何夸毗至是也

逆案彙導

四月辛卯湖廣按察使岳駿聲奏言臣接邸報見御史魏光緒叅原任御史劉廷元出脫張差及刑部司官勞永嘉胡士相曾道唯唐嗣美劉繼禮與臣朋謀脫卸共計分贓伏讀

明旨

皇考實錄已載甚明當時會審張差事情顛末臣不敢饒舌惟是臺臣疏稱臣與曾道唯

共受銀五千兩夫千金重賄也居官受賤
垢行也紅廟瓜分有其地矣陳紀吳中彥
過付有其人矣乞

勅下法司提臣解

京及干連人等

命問臣王之案同臣一一審質庶不致以莫須
有殺天下士也

上命章下所司不必勘

山東按察使曾道唯揭曰乙卯張差闖

宮一案當十三司會審時王之案以原奏官
與胡士相以承問官俱執筆手錄口詞之
案聲色俱厲旁若無人張差所招當其意
指者則曲加湊泊有混語風語者則不容
下筆一堂之上幾成闕市今之載在招案
者皆其獄中教就本犯口中喃喃倏彼倏
此可解不可解之語而之案所奏爲護身

三朝要典卷之七
三
之符富貴之券殺人之鉗網翻局之借題也今試問之案當時張差所持之槌若何所闖之地何處其所受者何恩所共謀者何黨木棍非善藏利器

宮庭非淺室虛堂拚一死以爲人憑何受用持必敗以僥倖保無漏言旣非魚腹藏刀之隱姦又非抉面埋名之刺俠旣無兼人之勇畧又無接應之羣兇自古有如是之

爲謀者耶始云刑之不招與之飯而始半吞半吐又云同謀老公許差三十五畝地後面還有許多好處而卽爲之効死此等情詞不可欺三尺之童而可以加人赤族之誅使之心服耶且本犯以初四日就擒矣越十日而之案始上疏疏中明言龐保劉成馬三舅李外父之共謀矣薊州離都不二日設使同黨事敗何以各犯一人不

逃而竟于二十二日俱受縛也卽如今日
之議者以討逆論功莫過守直親擒之內
侍韓本用等當日不手縛元兇後來卽有
千百王之案其人王之案卽有千百其疏
何濟于事乃

先皇登極之後不聞如何優寵外廷亦絕不敘
及也而止以事後上疏者詫爲元功生者
不次超陞死者請謚請廕不知爲內使所
竊笑乎不幾令天下之敢于造言生事者
爲攫名位之捷徑乎職竊謂事關倫常難
容草率故傷

聖祖之心無以昭
先帝之孝起

宮闈之釁尤非所以貽
儲位之安處

朝廷骨肉之間自有天理人情之至當固未可

以臣子私意而輕爲安排也若夫
前星重耀卽至愚無窺伺之妄想

桐封已就卽大姦絕擁戴之邪謀則

神祖御門時執手

宣諭已不啻揭日月而消陰霾矣而顧謂職等
朋謀脫卸其誰信之

庚子太僕寺卿王之寀上言臣見岳駿聲
有疏曾道唯有揭請就二臣之所以詰臣

者一一實之可乎駿聲之疏曰銀五千兩
如何過送臣曰中書吳中彥千戶陳紀其
過送者也如何分受臣曰四科五道劉廷
元等刑部胡士相曾道唯岳駿聲等其分
受者也當過送分受時係何月日臣曰臣
於五月十一日提牢廳審確十二日草疏
十三日俱奏二十六日奉

旨着三法司會問擬罪具奏諸姦攢謀日久卽

於是日總包分受者也紅廟中何人見證
臣曰當時行賄者知三人係廷元爪牙寄
頓一處以待事完及士相丁憂急討原銀
士相曰事完朱輅曰未完喧傳都下此見
證也紅廟咫尺國泰之家比時使腹僕鄭
鰲同吳中彥陳紀與勞永嘉陳長班閉門
附耳所謂爲惡於獨惟恐人知而人必知
之者也道唯之揭曰所持之槌若何臣曰
卽劉公所撒棗木棍當日收寄
慈慶宮者也所闖之地何處臣曰卽

東朝宮門打倒李鑑持槌而前躍階而上者
也所受者何恩臣曰卽以銀許他臨時又
加封號之恩也所共謀者何黨臣曰內則
劉成龐保外則毛親家馬三道等言路則
四科五道劉廷元姚宗文等本部勞永嘉
胡士相岳駿聲曾道唯等此事事可質言

言可覆者也殺人以槌與刃無異木棍詎
非利器有國泰主謀劉公引進
宮庭猶虛堂也張差一槌在手千人辟易利
於魚腹之刀銳於繞柱之匕貂璫引進文
武合謀蓮賊接應揭云自古有如是之爲
東謀者耶有之自今日始矣又云薊州離都
慈二日各犯不逃而受縛不知事連

宮中原有奧援可倚馬三道等之不逃正幾
幸於救得之一語也不然謀危何事蠢爾
么膺安所恃而不逃哉奉

旨這事情

皇考實錄已載留中各疏近又錄付史館始末
自明何待再勘王之案原以功在國本不次
擢用心迹昭然亦不必辯

史臣曰小人之售其欺也多爲捕風
捏影之言使聽者無從置辯如同謀

分贓有何指實而之案直播弄於朝
端莫可窮詰然而真情終不可掩也

當時

明旨謂功在

國本亦信其虛捏之詞不旋踵而敗露無餘

矣天可欺乎

六月丙申給事中楊維新疏曰張差一獄

以

先帝性命易金錢者如劉廷元岳駿聲等尚苟

富貴以驕世偷視息于人間而僅以筆楮

代斧鉞也

十月庚寅左都御史高攀龍疏曰昔張差

梃擊一案閣臣方從哲御史劉廷元毫無

忠膽獨剛正刑曹王之案李倅張庭陸大

受等為

君父告變執法賈罪幸之案繇寺臣而陪卿

东林

东林 據劉汝錄
錄有此人他本或
每之 據先撥志
逆案 始

人心共快李俸等以掩滯抑鬱齎志以
惜哉今雖

恩卹贈官尚當

賜以謚廕旌其忠寬然究竟無濟于實用卽欲
追用其人而不可得也

史臣曰李俸之改原招不過欲與王
之案同構大獄其罪已難逃於斧鑕
不知攀龍之請加謚廕果何爲乎身
爲憲臣立論如此其心術可知矣

逆案權戴
贊導

三朝要典卷之八

梃擊

乙丑二月乙巳御史楊維垣奏言臣見刑部侍郎王之寀始不過一貪污縣令察處皇朝主事耳問何以躡躑今官則以張差梃擊一案自以為有功

先帝者也臣以為不但無功而且罪夫所稱功者必其搖而定之危而安之者也

先帝儲位久正夫何搖卽搖亦搖于
三王並封之時不搖于
福藩之國之後也

皇祖之于

先帝止慈止孝復何危卽危亦危于狂堅奮挺
之際不危于囚首就縛之日也在
皇祖旣不類漢武事後之悔而案更無千秋感
悟之一言在

先帝又不類史皇孫瀕死之生而案更無丙吉
教養之一事案亦何功可稱其最得意處
尤在辯風癩二字不知闖入
東宮不風癩宜死風癩亦宜死殺風癩之張

差

先帝安而旣殺非風癩之張差
先帝亦無不安如必欲爲案之所欲爲
先帝或反有不得安者何也從來君臣父子之

間只聞有以理喻未聞可以勢劫者也投
鼠者無不知忌器則騎虎者豈復知擇音
彼中夜之泣何求不獲臣未見

雷霆之怒反減于博浪之椎是

先帝之危不危于張差之一槌而危于之案之
一激也果爾卽碎之案之骨其罪豈足贖
哉蓋之案功名之念甚急故不惜以意
君父爲市以安危爲嘗抹殺

皇祖屬毛離裏之至愛而妄附車相之功則爲

誣

皇祖不念

先帝驚心動魄之險着而濫食丙吉之報則爲
負

先帝今無實錄後無信史耳食者將疑有周幽
唐德之事豈不更誤天下後世哉疏入

上曰

皇祖慈愛

皇考孝敬中外臣民共知張差一事王之寀貪
功冒進敢上誣

皇祖并負

皇考且陷朕不孝又致斃內外無辜多命身躡
顯官拊心何忍本當下獄鞫問始從輕革了
職爲民當差還追奪誥命

史臣曰人臣無分外之功即使

震器疑以身羽翼念及

宮闈且踧踏不安況事屬風癩突生枝節以
徼奇功乎知有富貴不知有

君父走險而無變計跡之寀一生所謂攫金不
見人者也維垣首發其姦

聖明洞晰立加褫奪以正厥辜詎非公論之大
快哉

四月乙酉給事中霍維華上言當

神祖壯年在御

冊立

東宮稍遲一時諸臣私憂過計羣起而爭委
出忠愛乃爭之愈衆持之愈堅無非欲事

出

宸斷以見欲行

冊立之本懷是以建言者皆蒙譴謫而篤愛
震器之心始終不渝及外庭寂然無言而

明綸忽渙

元良旣建

宗社有主二十餘年

宮闈晏然未嘗有他說也倘果有如姦邪所
捏稱廢立巫蠱之謀則

九閭邃密必別有詭秘之術而後可徼倖於
萬一乃徒藉一風癩之張差白晝持梃闖
重門入

大內而行刺弒有是理乎當日巡視御史劉
廷元之奏報鞠審司官唐嗣美曾道唯岳
駿聲等之口詞明白愜當獨賊私狼籍自
分被察之王之寀與同惡相濟之陸大受
等無端造舛謬之說聞張差爲山間窰戶
寵保劉成領

西宮金錢數萬起蓋廟宇差謀包燒磚瓦打
點使費多金半出稱貸業已得之復爲有
力者所奪懷恨二璫不勝憤忿持梃尋覓
氣激迷心不自覺其亂闖而躡入

禁地耳向非

神祖同

先帝與

皇上

慈甯之御

親賜剖決其開釁骨肉流毒縉紳可勝道哉及

三朝要典卷之八 六
先帝嗣位一月之內未聞有纖毫芥蒂疑及張
差之事則

神祖之止慈

先帝之上孝與平日

宮庭原未有嫌隙猜忌之情益大彰明較著
矣疏入

上令文書官持奏詣閣云這本條議一字不差
所叅劉一燝專政爲禍韓爌庇護元兇孫慎

行借題紅丸悅黨陷正張問達周嘉謨改抹
旨意朋比爲姦俱着削了職是日大學士臣

秉謙朱延禧魏廣微具揭祈寬五臣罪奉

旨本內說張差風疾逼真至如進藥移宮情刑
猶朕所目覩劉一燝黨邪害正韓爌庇護元
兇孫慎行借題修怨張問達周嘉謨擅改旨
意朋比爲姦本當削籍念係輔弼股肱之臣
始不深究慎行暨監生楊維休私刻便行彼

三朝要典卷之八 七
處撫按追出立毀維休革去衣巾仍將此本
宣付史館從實紀載其修成

皇考實錄另行改正王之寀誣陷騙官待楊漣
左光斗逮至追賊後一體治罪范濟世王志
道汪慶百劉廷元徐景濂郭如楚張捷當狂
瀾旣倒之時有持挺不移之節濟世候巡撫
缺用志道等六員陞太常太僕少卿添註用
唐嗣美岳駿聲曾道唯守正致排嗣美候起
復仍以左布政用駿聲二員卽與推用李可
灼免戍回籍冠帶閑住

史臣曰張差風癩後先疏揭固厯厯
可考也彼不嘗闖薊道公署乎意欲
何爲哉

今上朝不有人闌入

文華乎夫特無題可借耳乃徼利者旣攘爲
奇功修怨者復假爲報復葛藤相尋

輾轉株連彼方呶呶自稱為忠愛豈知無端而造事開釁正忠愛所不忍言哉方

先帝正位

東朝

福藩之內外甯謐業泰山而四維矣乃頓生事變使

神祖懷疑

先帝危懼臣子謀國如是天下萬世夫誰與我善乎維華之疏本末了然足破羣疑宜

皇上之深嘉俾垂信後世也夫父慈子孝天地之常經承

烈顯

謨帝王之盛節定

兩朝未決之疑成

萬世傳信之史此我

皇上之所以爲大孝也歟

五月壬子原任刑部郎中岳駿聲奏言世

於萬曆四十三年待罪刑曹適遇張差闖

宮巡視御史劉廷元叅送刑部司官胡士相

趙會禎等審究擬差處斬決不待時正呈

招堂審問之案袖中出揭呈堂內開供有

李自强馬三道李守才等姓名而合署司

官已嘖嘖言之案先于提牢廳私審教道

語言別具肺腸矣隨奉堂批令各司官細

審前供及自强等到部又公同覆審各犯

口語與薊州戚知州覆報印揭相符比時

臣與道唯等以張差闖

宮毆人論死無疑龐保劉成應擬質審至自

強等皆賣菜傭實係株誣況兩次公審口

語與之案私密互異不敢不一一致詳而

三朝要典卷之八
之案心恨臣不爲附和矣蓋之案當差入
獄時審知有內監姓名遂視爲奇貨可居
先令獄官獄典絕差飲食兩晝夜伺差奄
奄垂斃俛首欲食之急乃呼命之曰汝依
我說與汝飯不依就餓殺汝差以頭搶地
曰敢不依命卽與飯飯訖隨教以話從此
每日酒飯每日教導提牢廳官典諸人咸
目擊之故臣等會審日之案咆哮自恣將
所供前項實情叱不許詳錄而供語中如
其私指者據案促書凡後招中所載打上
宮去撞一箇打一箇等語皆之案一一獄中
教就而差口述于公堂會審之日者也猶
憶會審日差以手摩地隨仆伏簷下連聲
叫曰說不出了說不出了之案急出公座
叱差曰奴才如何還不說差以頭搶地曰
每日好酒好飯請我喫了昨日教我的話

今都說了之案慚阻仍回公座而一時在
座會審十七人無不咋舌相向之案豈遂
忘之乎試問之案當臣在本科與陸夢龍
李俸看詳具疏時會審官何以有不願署
名之公呈豈非因之案暗囑李俸欲將招
詞中盡改入私審口語以致各印官公憤
不平乎先是之案上疏後一二無識喜事
輩隨聲吠影連章激聒

神祖

先帝父子間怒不自安在

神祖惟恐外廷信有偏愛而冒不慈之名于

先帝在

先帝惟恐

宮闈激成他變而冒不孝之名于

神祖乃傳示百官

御門

宣諭臣等深惟

聖意愈拳殷則

儲宮愈悚惕使部寺處置一失宜將

庭闈倉次百難鎮定亦危疑甚矣夫尋常素封之家父子嫡庶間稍有嫌隙凡爲親友者必從中婉曲調劑尚不敢以救正之故激而傷和況帝王之家臣子之誼乎又況支子就封

元良正位久無嫌隙而反捏爲嫌隙以撼動之于心忍乎蓋之案素亡賴人也兩任縣令貪縱不檢夤陞寺部鬻獄不貲每一事到手其嗜利巧射之心徃徃膽雄手辣上䟽時其意全在圖詐戚晚鄭國泰故䟽中並無一根究主使字樣而䟽尾却有尚留一䟽進諫等語卽以此語密囑高長班朱書辦嚇國泰幹僕鄭鰲曰還要再上一䟽

說你家主繫主使之入國泰惶懼隨托徐
醫生高長班等厚賄以二萬金一時長安
閔然相傳之案又捏出張差出首手本母
論差目不識丁手不能書卽口中言語亦
倏東倏西前後不接安得有條有理說出
一番同謀情節而以無知犯法出首焉使
果有此手本之案何不出于四十二年多
官會審之日而乃出于天啟二年乞補

誥命之時乎之案又稱兇器藏在
內府猶意之案等初審再審後臣一日過山
東司取差所執棍看而無有也隨多手本
索棍于巡視衙門巡視又轉索于守衛官
而終無以應始知棍卽守門內監持以驅
差而差奪以毆內監者原非差手執有棍
也臣會審後雖心知之案字字裝捏然事

涉

青宮不敢不爲防微杜漸之計故堂官兩次
且疏臣承乏本科兩次看藁先一疏曰須
逐一根究務使同謀衆惡卽伏上刑今天
下共知不赦之條不敢輕犯無將之戒後
又催疏曰

宗社安危所係宜逐一對質根究各正典刑庶
幾奠安

國本永消反側此語見在刻招中可閱也會
有一字因風癩而強開一面之網乎臣更
有說于此當日之案原疏中自張差外止
言不知姓名老公指劉成龐保已耳乃差
則初招擬斬矣成保則斃之

大內矣自強等則嚴刑訊鞫絕無謀情而的
係誣攀又三奉

聖諭矣于情于法有挂漏否若曰舍自強等而
別究主使如所云勳戚鄭國泰者乃之案

天啟二年疏中添捏借題者也臣等卽欲
當先而逢其誰能之乎卽使之案當日借
題添嚙語堂官遂率意入告而

神祖信之戮

宮妃于內縛

藩王于市

先帝之心安乎不安乎又不然而自貶
神祖疑之上則嗔

東朝之外比下則怒羣工之內搆

先帝之勢危乎不危乎言念至此之案傾危大

罪卽寸臠不足以謝

九廟

社稷之靈乃猶沐猴而冠揚揚長安道上上欺
聖明下欺士大夫乎疏入
上曰張差風癩情節原招甚明王之案故捏虛
詞口授逼供離間宮闈誣陷多命罪已滔天

却又嚇詐鄭國泰銀兩至于二萬逐其子鄭
養性踉蹌去國飄泊無居似此貪饕姦狼卽
肆諸市朝亦豈爲過姑免深究着該撫按追
完前贓解部充餉仍將此本宣付史館詳載
顛末播告天下岳駿聲卽與起用本內有名
官員該部查無別項情繇止因此事沉滯者
酌量敘陞其鄭養性准回京師九門外安插
管業

史臣曰梃擊之誣也道唯揭已了了
矣合之駿聲此疏益以徵信蓋會鞫
時兩人實與其事當日情狀瞭然目
中故其語詳而事確也乃異議紛紛
不揆事情而聽簧鼓不取信于身親
目見之實景而謬附乎隨聲吠影之

浮言自非

聖明撥霍霧曜青天何以垂典代信史哉

十二月己亥給事中趙興邦疏曰當丁巳
京察之日長安縉紳強半謂王之案有功
國本不得輕易議去徐紹吉韓浚趙士諤維
時同主察事不難以考功之法處之此足
以見紹吉等之卓識定力可謂無罪矣御
史練國事則獨謂之有罪國事以癸亥之
察爲功安得不以丁巳之察爲罪誰主癸
亥之察者則趙南星張問達也謂國事爲
南星問達之黨非乎挺擊一案王之案之
罪定矣之案之罪既定而黨之案者之罪
亦定御史李玄倡言于

朝謂王之案爲發姦謂賈繼春爲誤聽以今
觀張差姦耶風癩耶旣係風癩賈繼春不
謂之誤聽果非姦賊王之案不謂之發姦
何稱功頌德必以之案爲
社稷臣也謂玄爲之案之黨非乎

史臣曰捏風癩為謀逆之案自作姦
耳何姦之發何功可稱丁巳之察以
貪縱糾拾自是考功正法柰何反以
此為主計者罪也國事與立比邪排
正固有不能自解者矣

丙寅二月癸卯太常寺卿管少卿事劉廷
元奏曰乙卯五月張差之闖入
禁地也臣職任巡視念事涉

宮掖不敢不防其漸議關

宗社不可不慮其終一到即訊一訊即叅目擊
其風癩筆坐以姦徒連章請決無非按情
法從事耳臺臣劉光復牟志夔科臣元詩
教等同聲叩

聞

神祖

光宗始

召諭處分惟時張差已斬讞局已結獨王之案以破醜而走險着巧借題目橫起風波至壬戌之春門戶爲政宵壬承風改口而攻臣矣嗔會審司官岳駿聲勞永嘉胡士相唐嗣美曾道唯等具揭發抄不容添改供詞併陷以同惡相濟矣嫉姚宗文公正不阿卽辭

朝出城而槩誣以默默避事矣其所欲甘心

者尤在臣與光復不曰主風癩者劉廷元

也則曰黨風癩者劉光復也不曰風癩二

字抹殺亂臣賊子就廷元評廷元也則曰

奇貨元功四字抹殺忠臣義士就光復評

光復也瞞天而扯無干係之人更昧心而

造無影響之語賄賂數萬含血肆噴無論

諸臣生平斷非讒口所能漫鱗且張差已

刻到

皇城申刻已發比部欲行求而無其時張差未嘗供鄭國泰之案亦未嘗叅鄭國泰欲行求而非其人病狂夢語不可欺三尺童子者獨之案疏云尚留一疏

進諫而後竟寂然誰勸之而誰阻之箇中機殼之案其何詞以解若擅改原招之李俸捏疏告變之張庭而極力推轂豈知有朋黨不知有

朝廷耶之案又何詞以解總之此案處分臣子不敢以無事裝做有事

主上不欲以小獄羅成大獄當日情景不過如此十餘年來凡有耳目所見聞亦不過如此耳嗟嗟向來譽人之極不過曰聖賢君子止矣詈人之極不過曰姦邪小人止矣自門戶諸臣出其自命也不曰翼戴則曰定策以聖賢君子之俎豆尚有待而翼戴

定策之名可橫飛直拜也其傾人也不曰
亂臣則曰賊子以姦邪小人之斧鑕未必
加而亂臣賊子之謗可引繩批根也茲幸
宸衷睠注

聖諭頻宣勒成

要典中外手額稱慶萬代瞻仰舉懸于此至
如劉光復李俸張庭輩仍乞檢原疏

宣付史館若何而慰其忠魂若何而褫其姦魄
亦礪世磨鈍要務也疏入

上曰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皆姦黨巧立名色希
圖富貴因藉以驅除異己羅織正人這本說
的是併諸臣前後正論都着史館纂入要典
垂示將來劉光復侃侃不阿着加卹錄

史臣曰臣觀梃擊一案始於萬曆乙
卯之五月嗣是浮議所以蔓延者皆
諸臣不肯就事論事而欲無風起波

三朝要典卷之八
三
從枝生葉也姦者梯榮媒寵遂敢被
君父以不美之名罪固不容誅矣闇者但信風
聞不揆情理初亦欲附於忠愛後欲
同墮於狂愚不亦可哀之甚耶維時
秉正諸臣反不免爲宵人所中賴我

皇上

日月之明

雷霆之斷直舉十年來捏造不根之論與曖昧

未剖之疑一旦蕩滌掀揭而我

神廟

光廟

慈孝心法炳然萬世爲昭矣猗歟盛哉

三才圖會卷之六

三



